

南行集

巴 牧



南 行 集

巴 牧 著



A B T D J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南 行 集
巴 牧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廣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628

开本 787×1092 纸 1/42 印张 2 5/7 捆页 6 字数 40,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 (7) 0.34 元

目 次

第一輯 紿北京

天安門組詩(八首)	8
北京在前进(五首)	9
望長城.....	15
西郊行.....	18
京西矿山的故事.....	21
春天.....	24
礦工的歌.....	26
矿灯房的姑娘.....	28
天車.....	30
北海雪景.....	32
石景山短歌(六首)	34
秋夜筑路(二首)	39
獻給勤勞的媽媽.....	42

第二輯 南行集

我們在月光下行軍.....	47
出发前.....	49
在胜利的道路上.....	51
路口.....	53
指挥部.....	55
升帆.....	56
渡江之夜.....	57
强度.....	59

第三輯 生活散歌

蓝色的海(五首).....	71
探燕灯.....	75
山中飘着乳白色的轻纱.....	77
三门峡诗钞(三首).....	79
我们的矿山.....	82
等待.....	83
战务员之歌.....	88
五月的歌.....	89

告別 95

第四輯 短劍集

右派一“詩人” 99

斥右派四“作家”(四首) 101

打着“右”字旗的“作家”、“詩人”(二首) 105

“六教授”的嘴臉 109

后記 112



第一輯

給 北 京

天安門組詩

节日的夜晚

馬路變成了一道白色的長河，
車輛象無數只小船從河上駛過。

路燈照亮中南海的紅牆，
象一片彩霞染紅水波。

真道北方的雪天寒風凜冽，
誰不愛這平原上美麗的銀河。

孩子們提着紅燈向遠處奔跑，
好似繁星散布在每個角落。

爆竹的聲音響遍不夜的京城，

到处有人在唱着迎春的歌。

紅 墙

不是科举时代貼黃榜的紅牆，
紅牆的顏色比玫瑰花还漂亮。

牆上有富丽堂皇的樓閣，
屋梁上全是彩画金鑲。

紅牆旁边橫懸着两行标語，
这标語是我們共同的愿望。

这愿望象征着天安門上的鴿群，
和平的羽翼在明淨的天空自由飞翔。

金 水 桥

一对青年停立在桥头，
他們在月光下恋恋不走。

不是姑娘情意綿綿，
也不是小伙子不忍分手。

这一对初进城来的学生呵，
要把想望已久的北京看够。

广 場

鸽鵠在藍色的高空飞翔，
藍天下面是一片青石鑲成的廣場。

哪怕是刮风下雨的日子，
黃昏时候这儿照样灯火辉煌。

每当人們在這裡尽情狂欢，
节日的廣場呈現出欢乐的景象。

那时呵，廣場變成千万种乐器，
吹奏起祖国前进的乐章……

华 表

两座华表竖立在玉带桥旁，
人们爱靠近华表照一照相。

不仅是石柱上花纹雕得精巧细致，
因为这华表是靠天安门最近的地方。

检 阅 台

白石栏杆象一条玉带，
装饰了五光十色的楼台。

这楼台据说离地足足十丈，
楼台顶上飘着美丽的云彩。

这楼台虽不是天宫仙境，
却有千万人把它喜爱。

塊 礼 台

什么顏色也难形容这两座礼台，
礼台比西山的紅叶还紅得可爱。

台下是金水桥碧綠的流泉，
清清的河水流过紅色的台阶。

別看这台阶默默不語，
它熟悉各种語言，曾把貴宾接待。

节日的礼花把它照耀得滿臉紅光，
一束束的鮮花从廣場上向它投来。

人民英雄紀念碑

白玉再白也比不过石碑的顏色，
英雄的石碑紧紧地連着白云。

我的心儿随着云朵飘向远方，
回忆起战争时候的情景——

多少英雄当年出生入死，
奋不顾身把真理追寻。

这石碑记载着英雄们的功绩，
光荣的事迹铭刻人心。

洁白的石碑就象和平的灯塔，
幸福的道路从灯塔下诞生。

1956年10月16日于北京

北京在前进

——为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
伟大胜利而写

向光明的海洋飞跑

街道在跳跃！

城市在欢笑！

一个高潮紧接一个高潮，

农村和城市传遍合作化的捷报。

把个体溶化为集体，

把美好的理想建筑得更牢靠，

让和平的旗帜在晴空自由飘扬，

让春天开放的花朵永远不雕。

历史的足音已经走向新的年代，

時間在歌頌着勞動的榮耀，
人們的意志匯成一股滾滾的江流，
它沖開了閘門向光明的海洋飛跑！

在公私合營的前夕

在公私合營的前夕，
老師傅下班後在車間不願离去，
剛吸完一支煙又走到車床身邊，
摩着機器就象撫愛自己的閨女。

老師傅在廠里工作二十多年，
這車床伴隨他經過多少風風雨雨！
他雙手做出各式各樣精細的零件，
可是從來沒有一件是屬於他自己。

今天老師傅望着心愛的機器，
心眼裏笑得那麼甜蜜，
他从小木箱里掏出一團棉絲，
把車床上的灰塵洗了又洗。

工友們問他为啥这样积极?
老师傅咧开嘴儿笑嘻嘻：
“我呀，擦車不是为别的，
这机器粘上的資本主义油腻，
可千万别把它带到社会主义去！”

我們在赶排一篇新聞

排字房的电灯通明，
我們正在赶排一篇新聞，
內容写的是今年上半年內，
全市工商业将完成公私合营。

原稿剛剛排了一半，
編輯部便派人来几次更正，
这不是工人們排錯文字，
也不是記者記錯了事情。

是時間起了突然的变化，